

278005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卷〇〇五五
庸字

卷〇〇五五
庸字

卷〇〇五五
庸字

永樂大典



四

7216
005
7.4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一東

庸 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

之矣。

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

知曰素隱從來辭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惟是賢

者過之德明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

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

是隱僻焉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呂氏解素隱爲方卿乎隱素隱行

怪爲未當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

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為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為之說乎。呂說未安。疾氏以夷齊下惠為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展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為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答楊至之。素隱行怪一章。大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圖籠侗。無分別也。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行怪。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生。更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為惟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惟以釣名。雪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惟以求名則偽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惟惟則非中惟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為條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賸索隱易以為聖人之學豈行惟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為而隱皆素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陳埴本鍾集夫子素隱行惟吾弗為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取之何不侔素隱行惟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庸故不為之耳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主行也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中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惟素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辭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為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為之矣倪士毅輯釋通鑑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惟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許謫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前漢藝文

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休惕於習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惟過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未索隱暗之事。而行惟過之道。安今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意。趙德策義深求隱解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按漢元帝時。東郡不康。罕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卜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要言災異有驗。天子詔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乃時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遷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爲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秦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履水德之瑞。且從所不勝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臏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感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祭。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賈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

不行發憤而員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殷特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魏公著。句解。子曰。素隱行怪。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爲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爲之矣。此不當強而強音。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

導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朱子章句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沈所錄語錄問。半途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道了。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董銖趙順孫纂疏。導道而行。主行有不逮。陳氏曰。導道而行。似乎能知。半途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導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途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則不能如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爲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賈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爲何耶。蓋賈隱之隱可索也。隱惟之隱不可索也。通看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導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鳴義君子導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魯管輅第十一章半塗而廢。章句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發明引饒氏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冉求以畫爲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辯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爲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塗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爲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導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爲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善句解。君子導道而行。

能擇善也。半途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若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君子依乎

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

之。

朱子章句不為索隱行。惟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格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朱梅菴集。唯聖者能之。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而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達。似不如此之駁遯而張皇也。祝洙附錄語錄。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蓋洙張南軒集。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為難。真西山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素隱。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偏首之十一章。然則費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

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爲中也。陳櫟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處。陳櫟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聖。君子不爲素隱行怪。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讀如依於仁之依。謂揆依而不違也。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隱。遊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惟之行。非君子之仁。半途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故言焉。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爲之說。以今汝畫責再求。則知吾弗能己之說。通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

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溫。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至矣。當有得也。馬豫緝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魏公著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素隱而行。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雖隱遯而不見。知於人。尤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此皆言知仁

不當強而強

行素

隱

知之過

聖人所弗爲

第十七章

強學同異

當強而不強

達道而行

知之及

聖人所弗已

勇當否之異

不待強而裕

依乎中庸

知之至

唯聖者能之

依乎中庸。不知不悔。行之至。唯聖者能之。

朱子語類卷之五十三
隱行惟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周程子輯畧呂曰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衛誕集說子曰素隱行惟至唯聖者能之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惟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途而廢當行而不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康鄉之康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惟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脩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盡焉則自己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已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焉能及是哉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廢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禦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時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進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
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逮優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廷平
揚氏曰不以成德為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
雖有述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途而廢者蓋有之其
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
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
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賤賤而
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
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
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
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
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
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
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

事而行惟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長往巢棲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箕武子之知邪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如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已下而爵祿居已上則必有忿心見有人才知在已下而名譽在已上則必有忿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唯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惟則詭譎譎諂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惟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辭之因言弗為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

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爲。半途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爲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譎而行。恠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迹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所弗爲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途而廢。俄有自怠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己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遷。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唯依乎中庸而遷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新定

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爲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遷世無闕。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又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遷迹山林。去人也遠。爲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勢勢。深山茂林。亦何自而

復安。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
 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惟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為之能
 知也。半途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遜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
 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林氏曰。觀夫
 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
 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
 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惟過而
 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途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
 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
 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四明袁氏曰。
 遜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遜世無求知之念。蔡淵綱領自
 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
 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
 蔡淵思問。君子和不而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
 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饒魯石洞紀聞問。君
 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各張玉淵問。章句於索隱。行惟。及導道而行。半途而廢。皆以知行強釋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及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二圖。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惟為行之過而非仁。半途而廢為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知是否。先生曰。然。同上。盧孝孫集畧。聖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許謙叢說。素隱知者之過。行惟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惟。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途。而不力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惟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途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多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前章言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窮。既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第一節索隱行惟。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事不賴勇而裕如者。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惟。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途而廢。仁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又伯璠管窺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釋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惟為行之過。而非仁半途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遜世不見知。為勇能不變。雙峰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惟。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知就隱惟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惟處著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惟。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况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雙峰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却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故如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